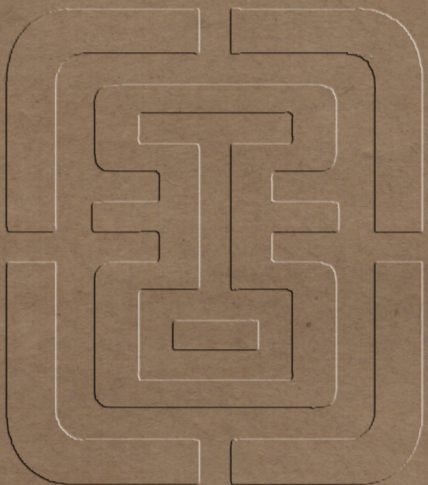




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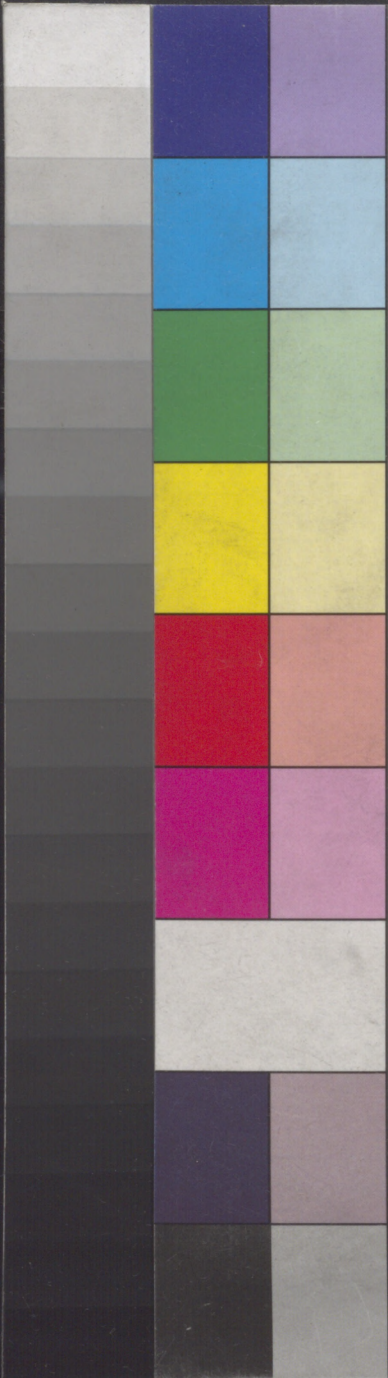
經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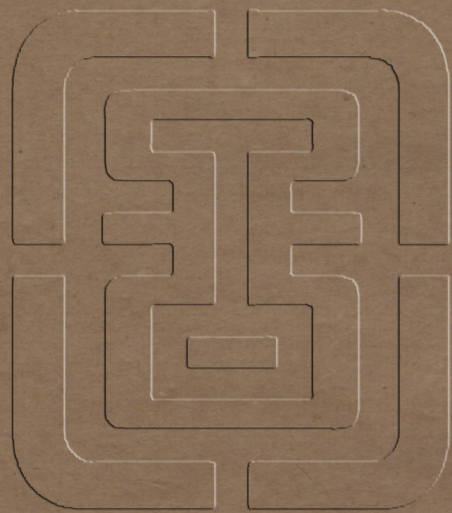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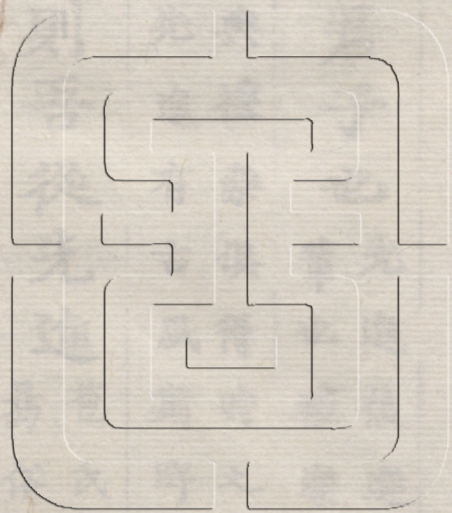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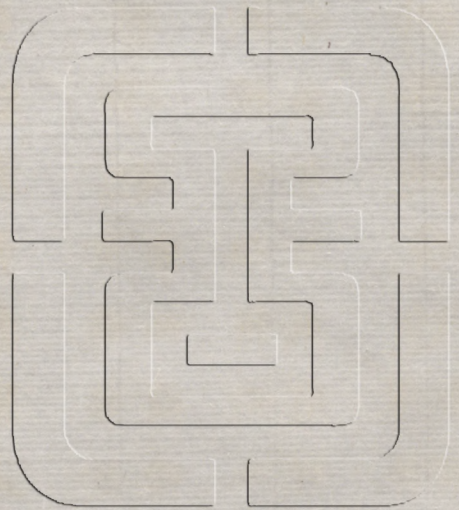
論語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論語先進第十

何晏集解

九三三
三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

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

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如

用之則吾從先進

荀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

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皆不及門者也鄭玄曰言弟子之

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子曰德行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

所不說孔安國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

於已也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

其父母兄弟之言陳群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

母下頌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南容三

復白圭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復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為

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適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

孔安國曰顏路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

之車賣以作柳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鯉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可徒行

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

不可徒行也

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孔子時為大

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辭也

顏淵死子

曰噫

菴氏曰噫痛傷之聲

天喪予天喪予

天喪

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顏淵死子哭

之勸

馬融曰勸哀適也

從者曰子勸矣子

曰有慟乎

孔安國曰不自知已之悲哀之適也

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慟顏淵死門人

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各有軍顏淵家貧

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融曰言回自有父

又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

得制止非其厚葬故云余也季路

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曰敢問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閔子騫侍

側問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

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鄭玄曰樂各盡其性也行

之行剛強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孔安國曰

不得以壽終也 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 何必改作鄭玄曰長府藏名也

藏貨曰府 仍因也 貫事也 曰子曰 舊事則可 何乃復更改作也

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

欲勞民改之也 子曰由之鼓瑟 奚為於

丘之門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 門人不

敬 子路子曰由也外堂矣未入於

室也馬融曰外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

解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乎

子曰師也過 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

也 中曰然則師愈 與子曰過猶不及

也愈猶李氏富於周公孔安國曰

士也之宰卿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周公天子

之孔安國曰非求為李氏宰為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玄曰小

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弟子高柴也字子羔

之愚也愚直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鉉也曾子遲鉉也師

僻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由彥也失在邪僻文適也

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嘖嘖也子曰回也其庶乎

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憶則屢

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

是殖億度是非蓋義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

於聖人之善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

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
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病然
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
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

孔安國曰踐迹也言善人不循追舊迹而已亦

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與室也

子曰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者謂口無

擇言也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愆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

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者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苞氏曰賑窮救之之事也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也

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

也專非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聞斯行之赤也感敢問孔安國曰感其

問同而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答異也

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勢在勝尚人

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

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

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苞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

也敢死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

臣與孔安國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

之問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為大臣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安國曰言備

臣數而已也而曰然則從之者與

孔安國曰問為

目皆當從君所欲邪

子曰裁父與君亦不從

也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也

子路使

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苞氏

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

子路曰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

孔安國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子曰是

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

窮也

子路曾皙

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

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

爾無吾以也

孔安國曰言我問汝無以我長故難對

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

已知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安國曰如有用汝

有則何以 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先

也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間加之 三人對

以師旅因之以飭餼 首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

也 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 方義方也 夫子哂之 馬融曰哂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 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

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也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安國曰求自云能足民

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 赤爾何

之化當以待君子謙辭也

如對曰非曰能之也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鄭玄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

會覲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也小相謂

相君之禮者也點爾何如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

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為政之具

也鏗爾者投瑟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孔安國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之曰暮春

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蒼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

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周生烈曰吾點三子者出曾皙

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

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

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

是故哂之苞氏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

如之何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也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相孔安

國曰赤謙言小相耳
孰能為大相者也

論語顏淵第十三

何晏集解

九莖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馬融

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融曰一日猶見歸

况終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安國曰

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

苞氏曰知

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玄曰此四者

赴已漢禮之目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王肅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安

國曰仁之道
莫尚乎敬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也在

家為鄉大夫也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

也訥也

孔安國曰訥難也牛宋人也弟子司馬犁也

曰

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

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安國曰行仁

難言仁亦不
得不難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君子不憂不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雅將為乱牛自宋

來學常憂懼
故孔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可謂

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苞氏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可憂懼也

司馬牛

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之曰牛凡桓

難行惡死亡無日

子夏曰商聞之

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

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

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苞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則之人皆可以禮親之

子張問

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

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

以漸成人之禍馬融曰膚受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

浸潤之

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

矣

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

子

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

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者何先曰去矣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不信不立

孔安國曰死者古
今常道人皆有之

治邦不可
失信也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

矣何以文為矣

鄭玄曰舊說云
棘子城衛大夫也子

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

鄭玄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也

孔安國曰皮去毛
曰鞞虎豹與犬羊

別者心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
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衰

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對曰盍徹乎鄭玄曰盍者何不也周法

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

足如之何其徹也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孔安國曰孰誰也子張問崇

德辨惑苞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

崇德也苞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愛之欲其

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又

欲其死是惑也苞氏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

是心誠不以富亦祗以異鄭玄曰此詩小

雅也祗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足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

之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時陳

桓制膏君不君目不日故以此對也

公曰善哉信如

君不君臣不目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

果滅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

以折獄者唯子路無宿諾宿猶

駑信恐臨時多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苞氏曰言必也使無訟乎王肅曰化

之在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

之以忠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

必以忠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信也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弗畔不違道也

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

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

正

鄭玄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季康子患盜

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

賞之不竊

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

從其所好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安國曰就成也欲

多殺以止苛也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心偃

孔安

國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
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

也上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矣子張對

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

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

常欲以下人也馬融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融曰謙

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

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

之則違安居其偽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也樊遲從遊於舞雩

之下

菴氏曰舞雩之處有壇
墀樹木故其下可遊也

曰敢

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安國曰慝惡也
脩治也治惡

也為善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

德與

孔安國曰先勞於
事然後得報也

攻其惡毋

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

其身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

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菴氏曰舉心直之人用之廢
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遲

退見子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

孔安

國曰富
盛也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眾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
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

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
仁者全矣
子貢問友子

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

厚焉
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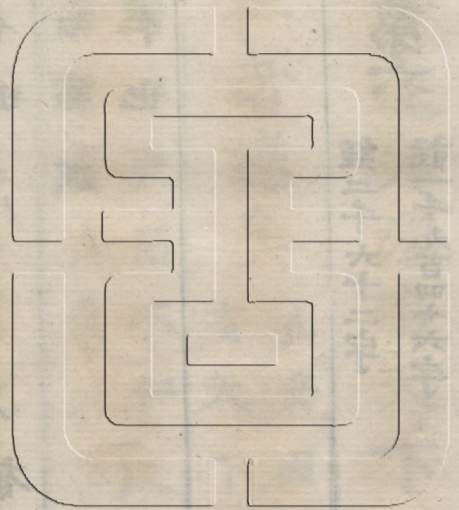
之或見厚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孔安

國曰友以文德合也
以友輔仁
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

道所以輔成已之仁也

論語卷第六

經二千六百三十二字
註一千九百四十六字



論語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凡卅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

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也
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之也請

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

上事無倦則可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

曰先有司

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孔安國曰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也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

奚先苞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子曰必也正

名乎馬融曰正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奚其正名苞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

遠於事也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猶不達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苞氏曰君

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

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

則有濫刑濫罰也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

必可行也

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

必可得而遵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

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馬融

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

哉樊頌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

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

以情實應也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苞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

德何用學稼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

子曰誦詩三

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哉

專猶獨也

子曰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

令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苞氏

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

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

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

室

王肅曰荆與蘧璜史鮑並為君子也

始有曰苟合

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適衛冉有僕

孔安國曰孔子之衛冉有御也

子

曰庶矣哉

孔安國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也

冉有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

有成功也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

勝殘去殺矣王肅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不用刑報也誠哉是言也孔安國曰古有此言故孔

子信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子

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辨子退朝周生

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對曰有

政馬融曰改者有所改更匡正也子曰其事也馬融

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馬融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

用必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王肅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心與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

可與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

興邦乎孔安國曰事不可一言而成也知如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可喪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樂莫予

違也

孔安國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

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邦乎

孔安國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其所言不

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葉公問政子

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

問政

鄭玄曰舊說曰莒文魯下邑也

子曰毋欲速

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

孔安國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

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

黨有直躬者

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也

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

周生烈曰有目而盜曰攘

孔子

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

夷狄不可棄也苞氏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慶猶不

可棄去而不行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

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孔安國曰有恥有所

不為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

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悌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抑亦可以

為次矣鄭玄曰行必果所敬行必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貌

也抑亦其次言曰今之從政者何

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筭也鄭玄

曰噫心不平之聲也筭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筭數也子曰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苞氏曰中

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狂者進得中行則欲得狂狷也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苞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

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子曰

南人有言曰入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孔安國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

之人善夫苞氏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恒其德

或承之羞孔安國曰此易恒卦之辭也言德無常則羞辱

承子曰不占而已矣鄭玄曰易所占吉凶也

無恒之人易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所不占也

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

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子貢問曰

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

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也孔安國曰善人善已惡人惡已子曰

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孔安國曰不責備於一人

故事易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

人也器也孔安國曰度才而任官也小人難事

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

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

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肅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

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

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

馬融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也怡怡和順之貌也 子曰善

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意氏曰即

戎就兵可以攻戰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 馬融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論語憲問第十四 何晏集解 九世章

憲問恥 子曰邦有道穀 孔安國曰邦

有道當食其祿也 邦無道穀恥也 孔安國曰君無

道而在其朝食
其祿是恥辱也
剋伐怨欲不行焉

可以為仁矣
馬融曰剋好勝人也
伐自伐其功也怨忌

小怨也欲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
難者未足以為仁也子

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當志道

不求安而懷子曰邦有道危言危

行
危氏曰危厲也邦有邦無道危

行言遜
遜順也厲行不隨子曰有

德者必有言
德不可以憶中有言

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南宮适
孔安國曰适南宮
敬叔魯大夫也

問於孔子曰羿善射慕盪舟
孔安國曰

羿有窮之君也。夏后相之位其目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稟，稟多

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

孔安國曰：此二子者，禹稷躬稼而

皆有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

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

後世皆王也。造意欲以禹稷比孔

子孔子謙。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

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有人而仁者也。孔安國曰：雖

能備。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

勿誨乎？孔安國曰：言人有所愛必

誨之。子曰：為命，卑謹草創之。孔安

卑謀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

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也世叔討論之行

人子羽脩飾東里子產潤色之融馬

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卑謀既造謀世叔沒治而論之詳而

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也

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或問子產子曰惠

人也孔安國曰惠愛也問子西曰

彼哉彼哉馬融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或

曰楚令尹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

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孔安國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齒年也伯氏食

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蔬食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子

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藤薛大夫也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

家老無職故優藤薛小國大夫職

煩故不可為也子路問成人曰若臧武仲

之智馬融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馬融

曰魯大夫也孟公綽也周生烈曰卞莊子之勇卞邑大夫

也非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孔安國曰加之

以禮樂文成也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融曰義然後

取不苛得也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安國曰久要舊約

也平生猶少時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謚也
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

曰其然豈其然乎
馬融曰義其得道嫌其不能悉

也然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安國曰防武仲故

邑也焉後五後也魯襄公三十三
卒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

如防使以大藥納請曰統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

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為統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子

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鄭玄曰譎者詐也詔召於

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

河陽是譎也齊桓公正而不譎馬融曰伐而不正也

楚以公義責苞茅之貢不入問子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曰未仁乎孔安國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

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

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

小自自曾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曰誰如管仲之仁矣子

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

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

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

民到于今受其

賜受其賜者謂不被

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

馬融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

皆為夷狄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王肅曰經經死

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

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

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既難亦

亦不言召忽公叔文子之臣大夫

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

家臣也薦之使與已並

為大夫同升在公朝也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

孔安國曰行如

子曰

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

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

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孔安國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

當亡乎也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其為之

難也

馬融曰作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為之難

也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

告於哀公曰陳桓殺其君請討之

馬融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桓也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也公

曰告夫二三子

孔安國曰謂三卿也

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

曰告夫二三子者

馬融曰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

二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也

之二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馬融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子曰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本為上也未子

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也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也之無為人徒能言之也蘧伯玉

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人坐而問焉

孔安國曰伯玉曰夫子何為對曰衛大夫蘧瑗也

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言夫子欲寡其

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群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

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

也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

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

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孔安國曰比方

也子曰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孔安國曰不暇比方人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已

知患己無能也王肅曰徒患己之無能也子曰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及怨人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

者與無乃為佞乎苞氏曰微生孔姓也畝名也

子對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苞氏曰疾

世固陋欲行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鄭玄曰德者謂或曰以德

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德恩惠之德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

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貢

怪夫子言何為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下

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知我

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公

故曰唯天知己也

伯寮想子路於季孫

馬融曰想諳也伯寮魯人也

弟子子服景伯以告

馬融曰魯大夫子服何忌

也告告曰夫子固有惑志

孔安國曰季孫

信讒也

於公伯寮也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

鄭玄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

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

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

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避世

孔安

國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

其次避地

馬融曰去亂國適治

邦也其次避色

孔安國曰色斯舉也

其次避言

孔安國曰有惡言乃去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荀氏

日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簣儀封人楚狂

也接與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

奚自晨門者闡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苞氏曰言孔子知世

不可為而強為之也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

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簣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既而曰鄙哉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硜硜徒信已

而已言亦無益也深則厲淺則揭苞氏曰以衣涉

水為厲搯搯衣言隨世以行已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

也子曰果哉未之難矣未知已志而便譏已

所以為果也未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道也子張曰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孔安國曰高宗毅之中興王
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已

馬融曰已百官也

以聽於冢宰三年

孔安國曰冢宰天官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子

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也之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人

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

孔安國曰人謂朋友九族也

曰如斯而

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安國曰病猶難也原

壤夷俟

馬融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

也孔子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

焉老而不死是為賊

賊為賊害也

以杖

叩其脛

孔安國曰叩擊也脛脚脛也

闕堂童子

將命矣

馬融曰闕堂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之也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踞

於位也

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也

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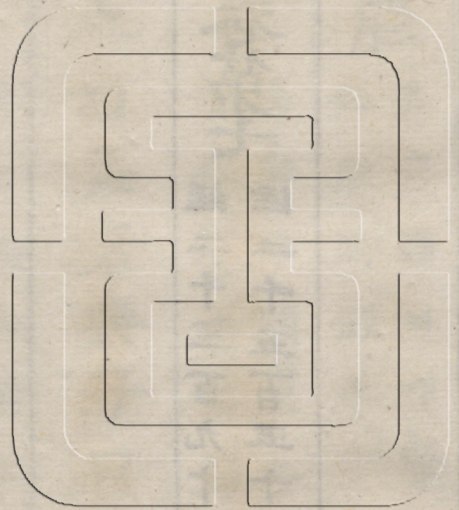
也

苞氏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羈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

求益者也

論語卷第七

經二千三百九十四字
注二千五百五十六字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九卅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也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

孔安國曰俎豆禮器也

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

鄭玄曰方士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則

不可教 矣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末事也

者病莫能興

孔安國曰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去衛

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濫溢也君子固亦有

窮時但不如小人窮濫溢為非也

子曰賜也汝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孔

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也

非與

孔安國曰問曰今不然邪也

非也予一以貫之

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

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子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

曰由知德者鮮矣

玉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

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

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

鄭玄曰方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行乎哉

言不可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在

行也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也

苞氏曰倚扼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與則若倚衡

也扼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曰直

哉史魚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鱗也邦有道如矣

邦無道如矣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也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可卷而懷也苞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改柔

順不忤
於人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言之失言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孔安

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
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子

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也

孔安國曰言
工以利器為

用人以賢
友為助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

之時
攝見萬物之生以為四
時之始取其易知也
乘殷

之輅
馬馱曰殷車曰大輅左傳
曰大輅越席也昭其儉也
服

周之冕
苞氏曰冕禮冠也周之禮
文而備也取其難獲塞耳

不在視聽也樂則韶舞韶舞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安

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

管放遠也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

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安國曰柳下

惠展禽也知其賢而不舉為竊位也子曰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自責已厚責人

薄所以遠怨咎也子曰不曰如之何孔安國曰

不曰如之何者猶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

亦無如子日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之何也

鄭玄曰小慧謂小小才知也難

好行小慧難矣哉

矣哉言終子日君子義以為質禮

無成也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子日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

不已知也子日君子疾没世而名

不稱焉疾猶病也子日君子求諸已小

人求諸人君子責已小人責人也子日君子

矜而不爭荀氏曰矜矜莊也群而不黨孔

國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子日君

相私助義之與比之地必有德故不可必子不以言舉人荀氏曰有言者不言舉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日有一

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怒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子曰吾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

其有所試矣苞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苞氏曰古之史

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

之今則亡矣夫苞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習

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孔安

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子曰衆惡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肅曰或衆阿

董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也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

故不能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

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

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也鄭玄

曰餒餓也言人雖舍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藿

人學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意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

之必失也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能以

莊之則民不敬卷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上

也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莊之動

之不以禮未善也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也而可小知也子君

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

而不可大受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水火

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

者也馬融曰踏水火或時殺人也子曰

當仁不讓於師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

行仁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安國曰貞正

也諫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子曰：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融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子曰：辭達

而已矣。九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也。

師冕見。孔安國曰：師樂人。及階，子

曰：階也。及席也。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安國曰：歷告以坐。

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

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

也。馬融曰：相導也。

論語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九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

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安國曰：顓臾

宓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發滅而

有之，冉有與季路為孔子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孔安國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

斂，故孔子獨夫顓臾昔者先王以

為東蒙主。孔安國曰：使主祭蒙山也。且在邦域

之中矣。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邦，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為伐也。孔安國曰：

已屬魯，為社稷之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安國曰：歸咎於季

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

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吏也言當陳才事度

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

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苞氏曰言輔相人者

當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

且爾言過矣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櫝中是誰之過

與

馬融曰柙檻也櫝櫝也非典守者之過邪也

井有曰

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馬融曰固謂城郭完

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

今不取後世必為

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孔安國曰

疾如汝之言也

舍曰欲之而必更為之辭

孔安國曰舍其貪利之說更作佗辭是所疾也

丘也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安國曰

國者諸侯家者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

不患貧而患不安

孔安國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

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苞氏

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也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

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

孔安國曰民有異心

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折也

而謀動干戈於

邦內

孔安國曰干楯也戈戟也

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於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玄

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

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
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
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

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

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安國曰希少

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

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也
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

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

家臣陽虎所囚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

失矣

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

出奔齊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安

國曰制之由君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安國曰無所非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

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

也世政逮大夫四世矣鄭玄曰文子武子悼子平

也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

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三卿皆出桓公也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

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

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僻馬融曰便巧辟人所忌以求容媚也友善柔馬

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玄曰便辨也謂佞而辨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

禮樂動得禮樂之節也樂導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孔安國曰恃尊貴以即恣也

樂佚遊

王肅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

樂宴樂損

矣

孔安國曰宴樂沉荒濇瀆也三者自損之道也

孔子曰

待於君子有三愆

孔安國曰愆過也

言未

及之而言謂之躁

鄭玄曰樂不安靜也

言及

之不言謂之隱

孔安國曰隱匿不盡情實也

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

所趨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

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安國曰

得貪得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順吉逆凶

畏大人

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

也 畏聖人之言

深遠不可易知 則聖人之言也 小

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恢疏故不知畏也

狎大人

直而不肆 故狎之也

侮聖人之言

不可

小知故 侮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

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之也

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

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

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

孔安國曰

探湯喻去 惡疾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

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升齊餓

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

曲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謂與王

中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肅

亦有異聞乎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也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也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也鯉

退而學禮聞斯二矣陳亢退喜曰

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

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

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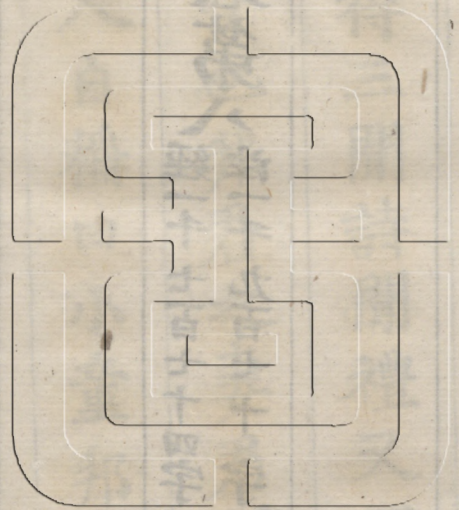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

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也孔安國曰小君君天

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
當此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

故孔子正
言其禮也

論語卷第八 經二千七百七十四字
注一千九百七十字



論語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九十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安國曰陽貨

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子

豚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

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

與相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

也

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論

九卷一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拙拙好從事日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

月逝矣歲不我與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

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也害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安國曰

君子慎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為惡下愚不可使強使子之武

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夫子

莞爾而笑莞爾小曰割鷄焉用牛

刀孔安國曰言治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九二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禮安國曰道樂也樂以

和人人和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也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

治小而用大道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

適之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典周道於東方故曰

東周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對曰能

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安國曰不見侮慢

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

佛肸召子欲往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

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不入其國

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曰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國曰磷薄

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涅不黑君子

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匏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
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子曰由

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
下六事謂

仁智信直
勇剛也

對曰未也居吾語汝

孔安

國曰子路起對
故使遷坐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

孔安國曰仁者愛物
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

孔安國曰蕩
無所適守也

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安國曰父子
不知相為隱之

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

孔安國曰狂
妄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

學夫詩

苞氏曰小
子門人也

詩可以興

孔安
國曰

興引譬
連類

可以觀

鄭玄曰觀
風俗之盛衰

可以

羣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邇近也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

女為周南邵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邵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融

曰周南邵南國風之始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

不為如向牆而立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鄭玄曰玉珪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

已所貴者乃貴樂云樂云鐘鼓云

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也子

曰色厲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

柔佞者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生烈曰所

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

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

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孔

則傳而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安

說之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安

無所不至矣鄭玄曰無所不至者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

亡也苞氏曰言古者民古之狂也

肆苞氏曰肆極今之狂也蕩孔安

蕩無九卷古之矜也廉七馬今之有

矜也忿戾孔安國曰古之愚也直惡理多怒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惡紫之

奪朱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

惡鄭聲之亂雅樂苞氏曰鄭聲滯聲之哀者惡其

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孔安國曰利口之人

多言少實苟能悅媚子曰予欲無

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言之為益少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也孔

子不欲見九考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柞櫛之火冬

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

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

之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孔安國曰旨義也責其無今女安則為之

仁於親故再言宰我出曰予之不

女安則為之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安

國曰言子之於父母發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為其

無所據樂善生淫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

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

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苞氏曰好稱說人惡所以為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安國曰惡

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曰窒

也窒塞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微以為

智者孔安國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遜

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苞氏曰訐謂政

發人之陰私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玄曰年

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九十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九卷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
詳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孔子曰毅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

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柳下惠為士師安孔

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冢責孟氏為下

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齊人歸

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 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

廢朝禮 三日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

門 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詳曰鳳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

兮鳳兮何德之衰也 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

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之也 往者

不可諫也 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者

猶可追也 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已可追自止避亂隱居 已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安國曰已而

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孔子下欲

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苞

曰下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 車也

之使子路問津焉 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

五寸二韜為耦津濟獲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對曰是也曰是知津與馬融曰言數周派自

知津處也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

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

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士有避人之法有避

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已為士則從避世之

法鄭玄曰獲覆種也獲而不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

津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達也

已意而便
非已也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

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
此孔安國曰吾自當與
天下人同羣安能

去人從鳥
獸居乎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
皆不與易之已大而人小故也
子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
曰丈

人老者也蓀
竹器名也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為夫子
苞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
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

而索植其杖而芸
也孔安國曰植倚
之耶

子路拱而立
未知所以
止子路宿殺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

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

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玄曰留言以語丈

人之二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孔安國曰言女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苞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苞氏曰言

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自必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

知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逸者包氏曰此七人

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者伯夷叔齊與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

君之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安國曰

但能言應倫理行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苞氏曰放置也置身中清

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身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

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大師摯適齊亞飯干

適楚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三飯

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苞氏曰三飯

也各異師繚缺皆名鼓方叔入于河苞氏曰

者方叔名也入播鞞武入于漢孔安國曰

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

海

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周公

語魯公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

曰君

子不施其親

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易其親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安國曰不以用也怨不見

用聽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毋求備

於一人

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駟

荀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

論語卷第九

經一千六百五十字

九 注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大

論語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九廿四章
九廿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

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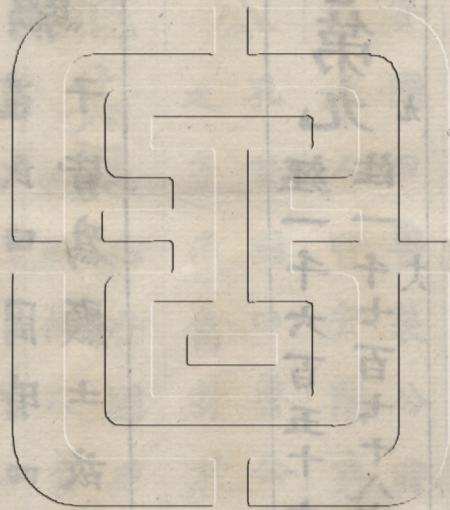
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安國曰問問



與人交接之道也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大賢與

於人何所不容我不賢與人將距

我如之何其距人也
苞氏曰友交當知子夏况

交當知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
小道謂異端也
致遠恐泥
苞氏曰泥難不通也

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

所亡
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
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

而篤志
孔安國曰博學而厚識也
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而未寤之事也近思者近思已所能及之事也況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之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苞氏曰言百工

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子過不言其情實也

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温聽其言也厲鄭玄曰厲嚴正也子夏

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

則以為謗已矣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孔安國曰

小德不能不踰法
故曰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

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未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荀氏曰言

子夏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未事

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
子夏聞之本之則無如之何也

曰噫
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
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苞氏曰言

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
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
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

如草木異類區別
君子之道焉可
言學當以次也

誣也
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孔安國曰終始

如一唯聖人耳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馬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
學而優則仕
子游曰

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曰毀不傷性也
子游

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
苞氏曰言子張容儀

之難及也
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
鄭玄曰言子張容儀成而於仁

道薄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

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
馬融曰言人雖未能

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也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君及父政

雖不善者不忍改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苞

日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

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之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

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

之於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孔安國曰衛公孫朝馬融曰

也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

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有所識夫子無可從學也而

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融曰魯大夫叔孫

州仇也武謚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官牆也

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

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

不見宗廟之義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苞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之云不

亦宜乎

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欲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

之乎適自見不知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

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

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

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者

孔安國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

所謂立之斯立

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

也孔安國曰綏安之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莫不立導之則莫不

興行也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也故能生則見榮顯死

則見哀痛矣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曆數

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苞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

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

命已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

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右君也大

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

赦苞氏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且不蔽

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已簡在

天也朕躬有罪無以万方孔安國曰無以万方有罪我

罪在朕躬方不與也

身之適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也賚賜

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怒則誅管蔡是也

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摧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

行焉苞氏曰摧稱也量斗斛也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

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

畫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

寬則得衆敏則有功

公則民說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

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孔安國曰屏除

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

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

無敢慢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亦

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

謂之賊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猶之與

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曰謂財

物也俱當與人而吝齊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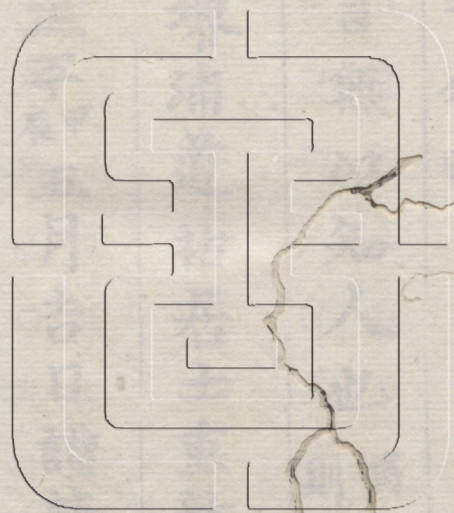
也
堦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
注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趙

